

第八章 出宮做爺去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皇宮外的廣場一角，與新街口相通的街頭，順著長街望過去，隱約可以看見一眉有些羞答答的彎月正懸在天邊。昏暗的暮色中，李弘成翻身下馬，隨意拱了拱手，打量了一下麵前這個漂亮的像娘們兒的朋友，忍不住笑著說道：“我看你的臉上透著層層紅光，豔彩莫名，想來今天得了不少好處。”

範閑笑著應道：“數月不見，這頭一句話便是打趣我，你堂堂靖王世子，京都裏排第五的年輕公子哥兒，何苦與我這麼個苦命人過不去。”除了四位皇子之外，年輕一輩中，自然屬李弘成的身份最為尊貴，範閑刻意將他排成第五位公子哥兒，如果是一般交情，不免會顯得輕佻，但攔在他二人中間，卻是顯得極為親熱。

李弘成微微一怔，心想這家夥往常在京中向來是懶得惹我，溫柔笑中總帶著一絲隱藏極深的孤寒，怎麼今天卻轉了性子？想到一樁事情，以為自己想明白了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你也苦命？聖上如此寵你，居然朝議之後還特意將你留了下來，這種苦命，隻怕京中那些官員們都恨不得咬牙扛著。”

範閑擺擺手，沒有說什麼。一直等在宮外的藤子京早就迎了上來，隻是看見世子爺在和少爺說話，不好怎麼插嘴，這時候趕緊說道：“少爺，老爺先前說，讓我跟著你。”

李弘成笑道：“怎麼？範大人是擔心我將範閑灌醉了不成？”

範閑在一旁說道：“那你便跟著吧。”

說話間，範府的馬車便駛了過來，李弘成正讓王府的長隨牽過馬來，回頭看到。好奇問道：“怎麼？你還是隻願意坐馬車，不肯騎馬？”

範閑說道：“又不急著趕時間，騎馬做什麼？”

李弘成忍不住搖頭歎息道：“如果不是京中百姓都知道你能文能武，單看你行事。隻怕都會瞧不起你，以為你隻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無用書生。”慶國尚武，年輕人都以善騎為榮，範閑卻是反其道而行之，有車坐地時候，堅決不肯騎馬，這種怪癖在這一年間，早已傳遍了京都上下。

範閑笑罵了一句什麼，便往馬車上走，嘴裏說道：“騎馬顛屁股。”

靖王府的長隨護衛們已經圍了過來。加上範府的護衛下人，竟是合成了十幾人的小隊伍，拱衛著一匹高頭大馬和一輛黑色不起眼地馬車。往城東的方向緩緩駛去。

京都沒有宵禁之說，雖已暮時，但依然有不少行人在街上，看著這引人注目的隊伍，看清楚了馬上那位英俊青年。又看清楚了馬車上的方圓標識，便知道了二人的身份。京都百姓都知道了使團回國的消息，既然與靖王世子一道走著。想來馬車裏就是那位傳奇色彩濃烈的範家私生子，如今的小範大人了，不由紛紛駐足觀看，有些膽子大的狂生更是對著馬車裏喊著範詩仙，範詩仙。

去年的殿前夜宴，已經在京都百姓地口中傳了許久，而此次在北齊莊墨韓大家的贈書之舉，更是在監察院八處的有意助推下，變成了街知巷聞地假事。範閑的聲望更進一步，待後來，那首“知否？知否？”詩仙重新開山之作流傳開來，百姓們才得知小範大人居然敢在北齊上京，當著無數北齊年輕貴族的麵，光天化日之下大泡苦荷大宗師的關門女徒，這些慶國京都的百姓每思及此，更覺心頭發熱，渾似此事比莊墨韓地贈書更加光彩??瞧見沒？你們當聖女一樣供奉的海棠，在咱們小範大人手中，還不隻是一朵待摘的花骨朵！

範閑給慶國京都百姓長了臉麵，自然京都百姓也要給小範大人長臉，沿途之中，都不斷有人在街旁向範閑問安行禮，大多數都是些讀書人，偶爾也會有些麵露赧色地姑娘家微福而拜。

小範大人深得民心，自然而然地眾人便將靖王世子疏漏了過去，雖然那也是位京都最驕貴的主兒。不過靖王世子的臉上似乎沒有什麼不爽的表情，反而快意笑著，似乎範閑受到的尊敬，也是他的榮耀。

聽著馬車外的議論聲，請安聲，按理說，範閑此時就算不像某世裏的首長那般開窗揮手致意，至少臉上也要帶著

些滿足的笑容才對，但誰能想到馬車中地他，唇角泛起的隻是無奈的苦笑。

世子為範閑安排接風的地方，還是在一石居，就是範閑初入京都時，曾經發過風骨之評的那間酒樓。這家酒樓在京都裏也算是豪奢的去處，但是不夠清靜，遠不是最極致的食肆，範閑不免有些不大明白為什麼弘成會挑了這麼個地方，卻也沒有什麼意見。

等他下了馬車，才發現今天這一石居竟然是出乎意料的安靜，樓前那條長街上行人不多，而往日裏人聲鼎沸的樓內，更是安靜一片，幸得樓內***通明，不然他簡直要懷疑是不是自己出使數月，這首屈一指的抓金酒樓是不是生意破敗關了門。

看見範閑眼角流露出一絲疑惑，李弘成也不故弄玄虛，笑著說道：“今兒個我包了。”

範閑苦笑說道：“雖說你是位堂堂世子，但這陣勢也太大了。每天來往於一石居的達官貴人不知有多少，你為了請我吃飯，卻苦了旁人的口舌，隻怕會惹人嫉恨。如果要清靜，城西盡多去處。就算你喜歡這處口味，包個樓層便好，整個酒樓等著我們兩個人，未免太招搖了些，靖王不說你，傳到宮裏去，也是不好。”

李弘成見他說的懇切，看著他有片刻沒有說話，心裏卻是有些感動。笑著說道：“怕什麼？隻怕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我那父王愛養花，我卻愛摘花，行事向來孟浪。所謂浪蕩世子的名號總是脫不了了，有什麼幹係。”

範閑知道以他地身份確實也擺得起這譜，笑著搖搖頭：“你啊，都快成婚的人了，也不知道收斂一些。”

聽他說到婚事，李弘成麵露淡淡喜悅，卻有些不好意思多談此事，說道：“你也莫太過小意，要知道你如今手中的權力也算不小，加上你娶的那位好媳婦兒...我與你把話說白了吧。在宮中在府上，咱們這些做晚輩地自然要識些分寸，但若出了宮離了府。咱們便是真正的爺，管俸旁人說去！”

這話說的孟浪誇張囂張，偏生從李弘成的嘴裏說出來，卻不惹人反感。

範閑在宮中也是憋了一肚子閑氣，便隻笑了笑。跟著他往樓中走去，誰知走到樓下，看著匾上潘齡大人親書的“一石居”三個鎏金大字。楊弘成頓住了腳步，將手一指問道：“還記得你我第一次見面在哪兒嗎？”

範閑笑了起來：“就是在這裏。”

“是啊，不過短短一年時間，你這位大作風骨刻薄之評，連聲說瞧不起所謂才子的家夥，如今卻成了天下最出名的大才子。”李弘成忍不住搖頭笑道：“若你能想到一代大家莊墨韓臨終傳承於你，你當時還有心思罵這些才子？”

範閑想到這一年來的遭逢，也不免有些感懷，歎息道：“年頭不知年尾事。也不怕你笑話，那時的我，隻不過是一個初次入京，什麼都沒有見識過的私生子，腹中自然難免幾大筐地牢騷。”

李弘成微笑看著他，知道麵前這位年輕的朋友之所以能在一年內有如此大的變化，雖然有聖恩眷顧，範尚書暗中護持，聯姻獲勢這三大要素，但對方如此年輕便做了監察院地提司，在禦書房裏有了座位，沒有些真材實料，那是斷然不能，更何況半閑齋詩集，數次出手，這都是天下人看得盡的佐證。

關於監察院的職司，其實京都裏的權貴們並沒有將陳萍萍與範閑直接聯繫起來，隻是認為這是陛下的意思，陳萍萍那條忠狗照旨行事而已。

“你雖然老拉我逛流晶河，但我卻沒有靠那半點兒才氣去糊弄可憐女子。”範閑看著微怔地李弘成，哈哈笑著拍了他的肩膀：“所以那些狗屎才子，該罵的我還是得罵。”

在他心中，被他詩詞糊弄過地海棠，自然不是個可憐女子。

...

他二人站在一石居酒樓之前“撫今追昔”，大發感慨，酒樓內的掌櫃夥計們卻是緊張萬分，雖然不知道東家是怎麼能請動世子將接風宴擺在這裏，但如果小範大人回京後在外的第一頓飯，便是在一石居，酒樓的名聲會上一個層階不說，隻怕日後打江南來的有錢書生們，都會挑著這兒來吃一頓，那銀子還不是白花花的來？雖說一石居已經足夠有名，但名權錢這三樣東西，又有誰會嫌多呢？

好在他們沒有緊張多久，李弘成與範閑就已經把臂走入酒樓，身後壓在兩端街口的王府護衛頓時收了回來，守在了酒樓的門口，同時早有夥計領著範府的馬車與眾長隨去了別處。

吱呀一聲，一石居地大門關上了，這隻怕是酒樓在京都開業三十四年來的頭一次。

關門之時，李弘成似乎無意間回頭，卻眼利地發現了幾個穿著尋常服飾的密探，占據了酒樓四周的要害處。他心知肚明是貼身保護範閑的監察院人馬，隻是連他也拿不準是幾處的人。世子心裏歎息一聲，對範閑說道：“你還說我囂張，看你吃個飯都有監察院給你看門，出使則有虎衛給你保鏢，論起囂張，我還真不如你。”

此時二人已經拾階上了三樓，兩扇屏風一隔，一個並不大的圓桌已經擺好了幾碟精美的“涼開口”，範閑也不與他客氣，坐到凳子上才解釋道：“虎衛是支給使團的，這不一回京就收了。至於監察院...”他苦笑道：“出了牛欄街那檔子事兒，你以為院裏還敢放心讓我一個人在京都裏逛？”

說到此处，李弘成佯怒罵道：“你這小子也慫不夠意思。悶聲作氣地就做了監察院的提司，看牛欄街後監察院緊張的模樣，想來那時候你就已經是了...若不是刑部上鬧了一出，我竟還要被蒙在鼓裏。”

算來算去。牛欄街殺人事件地時候，範閑還沒有一夜詩狂驚動聖上，世子其實也是在暗中套話，不止是他，連二皇子都始終沒有完全想通透，聖上為什麼如此信任範閑。

範閑也不解釋，就著熱毛巾擦了手，便開始抓著他喝酒，嘴上直說著出去久了，竟忘了京都酒水的滋味。李弘成苦笑著。心知對方不會向自己解釋。

不一時，頭巡菜上齊，知道世子爺與小範大人有話要講。掌櫃知客夥計們都知趣地沒有多說什麼，追了下去。範閑拿筷子尖劃拉了一道魚腹送嘴裏吃了，咂巴了幾下，一口酒送下，顯得享受至極。

李弘成打量著他。取笑道：“放著一品熊掌不吃，盡和一條魚過不去，還是脫不了你的狹窄格局。”

範閑脫口而出：“熊掌我所欲也。魚，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熊掌而取魚也。”

聽他說的有趣，李弘成笑著問道：“為何？”

範閑一拍腦袋，哈哈笑著說道：“你不明白，純是當年讀書讀迂地問題。”

...

既是接風宴，本來不應該如此冷清，但範閑昨夜裏已經派人傳了話。請世子念及旅途辛苦，千萬莫要整一大堆人來陪著，加上世子也隱隱知道，因為那首小令範閑後院正在起火，所以也沒有喊歌伎相陪。但李弘成也是位慣能溫和待人的權貴子弟，二人本就相熟，講些北齊的見聞，說說閑話，飲酒食菜，清淡卻又適意，範閑終於可以做回七分真實的自己。反而吃的極為舒暢。

幾通急酒過後，世子有些不堪酒力，指著範閑罵道：“聽聞你在北齊喝酒，一喝就醉，怎麼跑我麵前卻成了酒仙？”範閑精研藥物，體內真氣霸道，豈能被幾杯水酒灌倒，上回在北齊與海棠飲酒之所以醉了，全是因為他想發泄一下多年來的鬱悶，刻意求醉而已，這時聽著李弘成的話，笑道：“你一大老爺們，我在你麵前醉了有甚好處？”

李弘成忽然麵露神往之色，輕聲問道：“那位海棠姑娘...真的貌若天仙嗎？”

範閑一口酒噴了出來，幸虧轉的快，隻是噴到了地上，連聲笑罵道：“莫非你今天請我吃飯，為的便是這句話？”

酒過三巡，範閑越喝眼睛越亮，李弘成地醉意起來，指著範閑那張清秀的麵容，說道：“範閑，你這次出使，也不知道遇著什麼事，如今看你這張臉都有些不同。”

範閑下意識摸了一下自己的臉頰，好奇問道：“有什麼不同？”

李弘成撓撓頭，將酒水灑了滿地，似乎在想如此措辭，半晌之後才大笑說道：“如果說以往地你，臉上也是如現在一般帶著淺淺微笑，看著讓人想親近你，但總是隱著一絲隔膜，似乎不想旁人離你太近。而如今你的笑容卻沒有那絲刻意的純，隻是讓人心安，眸中清明，不論是言談還是作派，都像是一塊被打磨了的璞玉，溫潤無比。”

範閑極應景的笑了笑，心想這大概便是山洞一夜給自己帶來地變化吧，自己終於想明白了一些事情，從內心深處開始將自己視作這個世界的一分子，開始為自己的將來做真正地謀劃，發乎內，形諸外，自然有變化。

...

李弘成漸漸醉了，範閑卻是無比清醒。

“我知道，今天宮中定了你掌內庫。”李弘成似乎有些醉意難堪，“將來你手掌裏可得漏些湯水給我。”

雖說是頑笑話，但以他世子的身份說了出來，已是給足了範閑麵子。範閑不由有些詫異，看了他兩眼，輕聲問

道：“你家世襲王爵，理這些事作甚？難道陛下還能虧欠了你家。”

李弘成麵露嘲弄之色。大著舌頭說道：“你也知道我花銷大，雖說慶餘堂也有位掌櫃在幫王府理著財，有些進帳，可是哪裏夠...”他歎了一聲。“你也知道我家那位雖說是陛下的親兄弟，但這麼些年都不願意做些事，就連入宮看祖母也是月行一次，倔強的狠，一個閑散王爺，自然孝敬的人就少了。而我礙於身份，也不好放下架子與那些知州郡守們打交道，自然就會有些手頭不趁地時候。”

範閑似乎有些意外，訥訥不知如何言語：“這話放在外麵說，斷是沒有人信的。”

李弘成一揮手。酒氣四溢，冷笑道：“空有親貴之名，屁用都沒有。你也甭不好意思。內庫終歸是朝廷的，該你撈的時候，千萬可別客氣，想這些年姑母理著內庫，太子不知道從中得了多少好處。連被你整倒地老郭家抄家的時候，就生生抄了十三萬兩白銀出來，內庫虧空？你若去梧州的太子行宮瞧瞧。便知道這些民脂民膏去了哪裏。”

範閑心頭微動，知道世子這話是專門說給自己聽的。

...

看著醉倒在桌上的靖王世子，範閑的心裏閃過一絲冷笑，想來還是五竹叔說的對，這個世界是真沒有一個人值得相信的。北齊之行，多有感觸，心知友情難得，所以今夜明知道李弘成是借接風的名義，代表二皇子向京中宣告自己與二皇子黨的親密關係。但依然沒有拒絕，但料不到這位世子會當著自己地麵撒這麼大一個謊。

李弘成，靖王世子，他手下一位親信，一直暗中理著流晶河上的所有皮肉生意，雖說這生意並不光彩，似乎與世子這種身份配不上，但卻在源源不斷地為他輸送著大批銀兩。世子的行事極為隱秘，如果不是範閑去年夏天曾經派人查過那個叫做袁夢地紅倌人，隻怕連監察院二處都不知道這件事情??也難怪他敢當著範閑的麵哭窮。

不過範閑也清楚，二皇子不見得是看上了內庫的銀錢，隻是信陽長公主掌舵期間，東宮一定在內庫裏做了許多手脚，也許二皇子隻是打算倚重範閑，想從這條路上將太子掀下馬來！

而且他也明白，世子這番話假中有真，確實有些王公貴族過的並不是那般如意，就連自己，如果不是有書局撐著，家中另有位國庫大管家，隻怕也會要到處伸手??沒有人孝敬，難道隻靠朝廷的那點兒俸祿？

宴已殘，酒已盡，範閑拍了李弘成兩下，見沒有反應，他也懶得再理李弘成是真醉還是裝醉，便佯作踉蹌扶著酒桌站起身來往外走去，早有掌櫃通知了兩邊地親隨上來侍候著。

一石居木門已開，初秋夜風吹拂進來，範閑搖了搖頭，試圖待友以誠，卻不得反應，不免有些失望。

正在這時，一位穿著樸素的中年人卻不知道從哪裏冒了出來，誠惶誠恐地對範閑行了一個大禮。範閑略略偏身，眉頭微皺，心想李弘成既然將這樓子都包了，門外都有護衛，這人是怎麼進來的？

那人看見範大人臉上地疑惑，趕緊卑微應道：“在下崔清泉，一石居的東家，請範大人安。”

原來是一石居的東家，估計是過來拍馬屁，範閑正下意識裏準備笑一笑，忽然想到這個姓氏，皺眉問道：“崔？”

崔清泉小意陪笑道：“正是，族中大人們本想請自前來拜謝大人在北方調教二公子的大恩大德，隻是心知小範大人詩華書氣，不喜這等行事，所以命小的今日好生侍候大人。”

範閑麵無表情地點點頭，知道崔族是在京中頗有根基的名門大族，行商北方，這次在上京跪在使團雨夜中向自己乞命的崔公子便是他們的人，想來是崔氏知道兒子得罪了自己，所以千方百計地想圓了此事。

崔清泉很識趣地沒有上前，隻是遞了一個盒子過來，說道：“是枝矮山參，雖然不怎麼大補，但用來醒酒是最佳的，已經洗淨，生嚼最佳。”

範閑點了點頭，藤子京在一旁接了過來。

穿過長街地馬車上，範閑掀開膝上的盒子，發現哪裏有什麼矮山參，竟是厚厚一疊子銀票，皺眉一翻，發現竟是足有兩萬兩！

藤子京坐在他的對麵，瞠目結舌說道：“這崔家好大的手筆。”

範閑麵色不變，心裏其實卻也有些吃驚，這得是澹泊書局多久的收入，對方竟然這般輕鬆地送了過來。當然他也明白，崔氏如果還想做內庫往北的行商，就一定要將自己巴結好。聯想著今日出宮入宮一路所受禮遇，他不由歎了一

口氣，雖然兩世為人，心性較諸一般人要堅毅的多，但此時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權力所帶來的感覺，有也有些微微惘然。

??不過崔氏這錢算是白送了，範閑既然早就拿定了主意，日後崔氏也隻有給長公主陪葬的份兒，想到此處，他對世子的厭憎之心才淡了些，畢竟人生一世，說到底依然是互相利用而已，隻是自己有些不喜李弘成將自己當傻瓜一樣看待，終究還是想存著這位朋友。

滕子京看著大少爺臉色，便知道他在想什麼，皺眉道：“這樣合適嗎？”

範閑望著他笑了笑，說道：“世子先前送了我一句話：出宮離府之後，咱就是真正的爺，有什麼不合適的？”

...

車至一條僻靜街巷處，天上月兒將至中天，銀光柔淡，範閑下了馬車，讓王府眾人先回了，滕子京知道他身邊一直有隊監察院官吏在暗中保護，所以沒有多話。

他對著陰影處招了招手，一位監察院的密探悄無聲息走了過來，他也是啟年小組的第一批人，算得上是範閑的貼身心腹。範閑望著他說道：“鄧子越，明日傳密令回院，查一查吏部尚書、欽天監監正，左副都禦使，與崔氏門下的那些產業有沒有瓜葛。”

鄧子越霍然抬首，兩隻眼睛大又亮：“提司大人，無旨不能查皇室。”他在監察院中的品級極高，所以隱隱知道，這三位大臣的背後，都是二皇子。

範閑皺眉揮揮手：“隻是幾個大臣，暗查而已，你驚懼什麼？”

鄧子越知道自己的表現已經讓提司大人不滿意了，趕緊應下。

範閑看著他，又加了一句：“王啟年懂得什麼該問，什麼不該問，你既然接了他的任，就要學會這一點。”

鄧子越悚然應命，然後看著眼前突然間多了一個盒子，他不敢打開，隻好抱在懷裏，跟著負手散步的範大人往前走著，終於鼓足勇氣問道：“大人，小的今後與院中聯絡如何走？”他也不知道這句算不算該問的話。

範閑停住了腳步，笑著說道：“不要經過正式途徑，那會記冊，你直接找一處的沐鐵。”

“是。”

範閑抬步往前走去，難得欣賞一下久別之後深夜的京都，這種機會他不想放過，隻是丟下了一句話。

“這盒子不是給你的，是給你們的。”

[上一章](#)

[回目錄](#)

[下一章](#)